

风物咏

风吹夏日

慕然

我对季节变化的感知，多源自体感。指尖抚过草木，触到露结为霜的寒意，知秋尽冬来；当我不知不觉把对襟的衣服敞开，那是春天的脚步近了；带着凉意的海浪把刚挽起的裤腿打湿，意味着告别春景，迎来夏日的时光。夏日，记忆中总有一缕微风飘香而来。

春意藏，夏初长。在故乡的小城，四季是分明的，犹如提前画好标记一般，时光的指针一到，就立即变化了味道。老屋前的老槐树，凋零了满树的白花，只留下槐树花开的声音回荡在记忆中。院子里有蔷薇的香味了，悄悄地，怕惊扰了谁。牵牛花也不知道是谁落的种子，仿佛一夜间，爬上了草帘，红的、紫的、蓝的，描了各自的眉，涂着各自的眼。春风收敛了张狂，恰到好处，带着凉意不失优雅，如同内敛的中年，熨帖、温和。风中带着醇香的味道，很容易让人想起童年。

童年的时候，总会有一场又一场的夏风，吹开记忆中的羞涩。邻家的栀子花开得正旺，夏风掠过，叩开了门窗，窗前是正在读书的邻家姐姐，一袭长裙，如花瓣的颜色。我闻着花香，靠着院子里的香椿树打盹儿，阳光变得热情，迈出树荫，就立即被阳光拥抱。阳光的画笔，透过树叶的间隙，在我身上画下斑驳的影子，那影子在身旁游走，犹如胶片，从脚开始，掠过全身，转到了另一侧。我闭上双眼，摘了叶子遮在眼前，阳光透过，在视网膜上画下绿色的回忆。耳畔有微风，风随影动，落在树叶上，沙沙地唱，像一首火热的歌，不知是风在翻动它们，还是它们在翻动风声。白色的栀子花，带着夏日的思念，夹杂着微风，把童年的记忆描绘成多彩。

奶奶整日在过道纳凉，坐在颇有年代感的蒲团上，摇蒲扇的手呼应着风的节拍。我悄悄地走过，依偎在奶奶身边的狸花猫不情愿地抬头看了看，又打起了盹，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就像我肚子饿了时的声音一样。奶奶说它是在解闷，我不知道为闷，或许童年的记忆里就没有闷，即便有，也会被夏风吹散。奶奶的蒲团是麦秸编织的，“小暑收大麦，大暑收小麦”，麦收过后，就是农闲，天气也愈发闷热。闷热的午后是幽静的，仿佛世界被按下了消音键，只剩下蝉鸣在单曲循环。就是那个幽静的夏日午后，邻家姐姐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没几日便提着行李箱，离开了村庄。临走时，她送给我一个日记本，嘱咐我好好学习，日后也考上大学，去远方找她。我问远方在哪儿，她说在有风吹过的地方。

夏日的雨和风好似眷侣，成双成对。雨有些急躁，星星点点到紧罗密布就是眨眼的工夫。老天就是如此任性，即使乌云滚滚，也会轻描淡写，老天又善解人意，雨下得安静，外面路上也安静，平时孩童的嬉闹声也安静了下来。这雨，宅了老人和孩子，一片西瓜、一杯茶……听雨吧，安静地透过窗户，诵起那千古诗句：“僧舍清凉竹树新，初经一雨洗诸尘。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

我离开故乡的时候，也是一个夏日，邻家的栀子花已经高过矮矮的院墙，开得正旺，我摘了一朵，打算夹入日记本中。翻开珍藏很久的本子，倏然间，发现有几枚栀子花瓣静静地躺在本子中，这应该是邻家姐姐当年送我时就放入的，虽然已干成了标本，但花瓣残留的轮廓印在纸上，靠近鼻尖淡淡的清香徐徐流淌。此刻，仍是清风拂过记忆，吹散心中的尘埃，褪去童年的羞涩和朦胧，带着恬淡清静追梦远方。

又是一年杏儿黄

吴人民

又到杏子成熟季节，漫山遍野的杏树枝繁叶茂，挂在树上的杏子像一个个小灯笼，在枝叶间若隐若现，惹人喜爱。骄阳下，饱含汁水的杏儿，泛着金黄色的光，微风轻轻吹拂，阵阵清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令人沉醉。

杏子的品种很多，杏仁也有甜苦之分。甜杏仁的杏子品种有：荷倍榛、平顶榛、色皮榛、江白杏等。苦杏仁的杏子品种有：麦黄杏、拳杏、金太阳、红盖杏、草杏等。苦杏仁性味苦，微温，有毒；甜杏仁性平，味甘。在我国最早的医书里，杏还被列为五果之一（杏、枣、李、栗、桃）。

杏在早春开花，洁白的花瓣舒展开来，红的萼，黄的蕊，先花后叶，植于庭院堂前，具有观赏性。杏木纹理细致、质坚韧耐腐，颜色鲜红，是制作手串、家具、首饰盒、工艺品和接触水的器具的最佳木材。

杏富含营养元素和矿物质，且具有良好的药用价值，在中药材中占有重要地位。《本草纲目》记载：“杏果、杏仁、杏树皮、杏根等均可药用。主治风寒肺病，生津止渴，润肺化痰，清热解毒。”人食杏果和杏仁后，经过消化分解，所产生的氢氰酸和苯甲醛两种物质，能起到防癌、抗癌、治癌的作用；类黄酮还具有预防心脏病和心肌梗死的作用；杏仁可以止咳平喘、润肠通便。杏性温热，适合代谢速度慢、贫血、四肢冰凉的虚寒体质人群食用。

我家院子南边有一棵杏树，因其果实熟得很晚，奶奶给它起名叫“老姑娘”杏，爷爷家院子东边有一棵拳杏树。每到春天，春风一吹，紫红色的枝条上，花蕾凸现，一天天鼓胀起来，杏花三个一群，五个一簇，竞相开放，引得无数蜜蜂穿梭其间，招来蝴蝶起舞翩飞。杏花开放时先红后白，迎着阳光，晶莹剔透。杏花不与百花争妍，却清淡雅致，还散发出阵阵清淡的幽香，令人心旷神怡。

每到杏子成熟的季节，与杏子有关的往事就会历历在目。小时候，看到树枝上挂满毛茸茸大如豌豆般的小青杏，忍不住摘了几个，被爷爷发现了，因为怕挨骂，就谎称是老奶奶让来摘的。爷爷孝顺，只要是老奶奶讲的，一一照办。爷爷说：“小杏酸，不好吃，等熟了再摘。”我们赶紧溜走，找个没人的地方，拿起小青杏轻轻地咬上一口，那酸涩的滋味能酸掉大牙。

杏子熟了，满树的杏子压弯了枝头。望着饱满圆润黄里透红的杏子，不禁垂涎欲滴，口水四溢。此时，小鸟们也会纷至沓来，争相啄食。爷爷每天都要赶鸟，甚至用红布条绑在树枝上吓唬鸟。

爷爷院子里的拳杏个大香甜，色泽诱人，皮薄肉嫩，咬一口唇齿留香。爷爷把熟透的杏子摘下来，先送给老奶奶吃，然后奶奶再分给邻居和亲朋好友。乐善好施的奶奶经常告诫我们“好东西要大家分享”。杏子虽然好吃，但不可多食，老家有句俗语“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

杏与“幸”谐音，古往今来，人们对杏极其喜爱。在农村，每家的院子里都栽杏树，旨在对将来“花满枝头子满枝”的期待。至今，人们在盖房时，仍有“枣脊榆梁杏木门”的说法，追根求源，传承的是“接子纳福”的一种民俗。

一枚枚黄杏牵动着童年的一段段时光，心中可以没有远方，但是不能没有故乡。我爱故乡的杏树，更爱我养我的美丽富饶的故乡！

夏日漫笔

刘宗俊

夏日的色彩越来越浓了，有色彩斑斓的花色，却独独少了一份清淡。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清亮的叶子，一样美得让人心动，那盛放的花朵依然美得惊心。

生命的色调本来就丰富多彩，浓也好，淡也罢，自己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清晨的阳光细细碎碎的，掩映着窗外的蔷薇，越发显得明媚，原本寻常静好的日子，走走停停，在忙忙碌碌中，有着一份踏实与安稳。

岁月的枝头依旧是繁华盛开，只是时光用一份宁静，将夏的门楣注满了诗的韵脚，爱这样的光阴，不惊不扰，淡淡的喜，浅浅的暖，心若懂，最是怡人。

岁月，终是将时光的经卷折叠成一朵沉香，越发喜欢那些沉淀下来的美，有了亲情的陪伴，友情的温暖，还有爱情的芬芳，香染四海。

时光的素笺上，总有一种温暖挂满你我记忆的老墙，最长的情总是平淡，最深的念总是无声。那些刻骨的疏离的，在曲折折光阴的巷口，透过斑斑驳驳的阳光，泛着光泽，即便山高水阔，也从未远离。

越来越喜欢一种慢生活，看一朵悠悠飘过，淡淡映入眼帘，在花树的间隙里去收集阳光，在一盏茶的清淡中，听小荷素素开，用带露水的诗句，轻描老去的时光，只一低眉，风中便带来花草的清香，慢下来，总能遇到相通的灵魂，寻一份沉淀后的安稳。

余秋雨说，生命是一树花开，或艳丽，或素雅，都是我们这一路的风景，心境在经历中丰盈，日子就在车轮里厚重。曾经的天真，都随着这一路的繁华喧嚣，被刻上了或深或浅的印记。

到了生命的哪个阶段，就该喜欢哪一段的时光，春有百花，秋有月，内心一路盛装，浅拾岁月里的点滴，婉约成风景，明媚而安恬。

一辈子很快，转眼便是白雪覆盖了春花，将一些纠结的人和事，云淡风轻地放下，将温情与良善，交给岁月来供养，光阴回廊处，依然能走出最美的步调。

诗歌港

山中月夜

勾勾

所有嘈杂的垃圾被打扫干净
大山今夜的粮仓无涯平静
我的脑袋月光盈杯
我请酒壶继续倾斜
让月光的泡沫溢出，淌遍大地

野风习习，上帝的宠虫戴月踏歌
为我迷路的左脚布路搭桥
经月之冷火烧烤的崖壁焦黑似铁
一溪嚼着草根，也嚼着
寂寥而孤芳的疏村灯火

误入村庄的词语结结巴巴
左转右拐，电线牵起每座
房子久违的兴奋
声音渐稀，玉米裸揣在腰间
的铜号余音袅袅

总是那一枚被放大的福缘之月
迎着我，追着我，提醒我
要我按照人间最朴素的方式
流浪地活着
我唇边缕缕诗意一笑
艳丽秋色，填满了山谷……

灵芝般的芝罘岛
(外一首)

柳光生

传说有一种
长生不老的仙草
于是，秦始皇
踏破八千里路云和月
浩浩荡荡来到
他在一派豪气中
在明丽的天光下
观海听涛、弯弓射鱼
寻找着长生不老的药
然而，连续三次失败
击痛了他的心
倒在了回咸阳的路上
倒是如今的人
寿命越来越长
在秦始皇
采长生不老药的地方
在灵芝般的芝罘岛
矗立着一座百岁老人的
幸福天堂

崆峒岛

如一块硕大的翡翠
镶嵌在大海的胸襟
夏季的骄阳
烤熟了渔家儿女的归心
苍苍的岁月
悠悠的往事
在尘封的记忆中浮起
如今前来观光的人很多
游艇在大海中穿行
我回到阔别的故乡
看到贴满海岛的是
五湖四海惊奇的眼睛